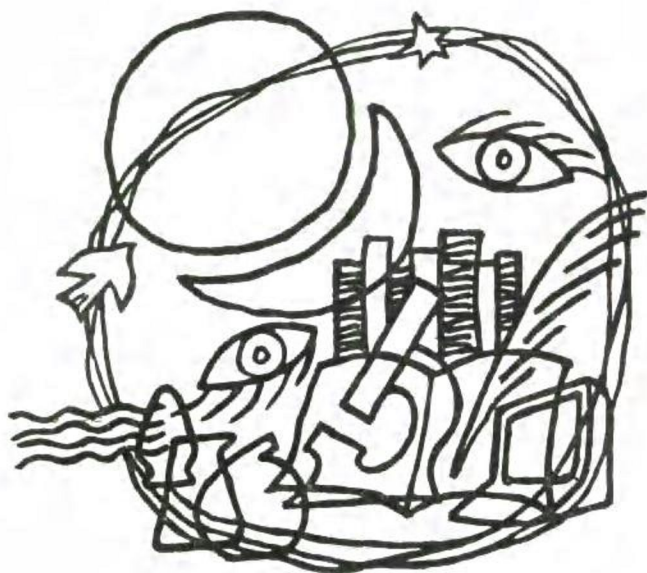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

5.6

吴梅研究

● 邓乔彬 著

吴梅研究

邓乔彬 著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200千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本

ISBN7-5617-0542-5/I·045 定价: 3.80元

序

吴梅先生是近代的一位词曲大师，驰名海内外。他的学问，博大精深，非词曲所能限。张茂炯说先生“富藏书，博闻见，自经史大义，以至古今学术源流、文章派别，无不融会贯通；所为诗文，亦出入古作者林，自成一家，词曲特其绪余耳。则向之藉藉以曲家称霜厓者，盖犹未深知霜厓者也。”（《霜厓三剧序》）这是正确的。不过论创获之多，影响之大，则以词曲为最。

邓君乔彬这本《吴梅研究》共分七部分，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地描述出吴梅先生作为词曲大师的面貌。

诚如浦江清先生所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先生贡献之大，最易窥见者，在校订古剧本及整理曲律之工作”，“海内固不乏专家，但求如吴先生之于制曲、谱曲、度曲、校订曲本、审定曲律均臻绝顶之一位大师，则难有其人，此天下之公论也”。此对吴梅先生在曲学上的贡献，可谓概括精当。然而，亦正如浦先生所说：“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今从先生游者尚不能尽其所学，况后世但读其书者乎？”（均见《悼吴瞿安先

生》刊赵景深、庄一拂编辑《戏曲》第三辑《吴霜厓先生三周年祭特辑》)。浦先生所担心者并非无由,所幸如今文化部正在号召拯救、振兴昆曲,而昆曲的现状也显示出它的生机犹在。

正当此时,邓君的《吴梅研究》得以出版,这是大合时宜的。虽然邓君此书并非全面叙述并评价吴梅先生校订古剧本及整理曲律的工作,亦非将吴先生在制曲、谱曲、度曲等方面的成就,去与古人或同代人相比较,而是从吴先生的体沿旧制、但时有新见的著作中,去发现吴先生在戏曲美学思想、戏曲创作论、戏曲史观、戏曲批评等诸多领域中的真知灼见和体味至深之处,故另有其研究价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有些戏曲史家(如叶德钧先生)仅推崇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的功绩,而对吴梅先生颇多贬抑,只将他看成一个作曲订谱的“旧式文人”。对此,邓君在其书中将王、吴作了比较,在充分肯定王国维先生于戏曲史研究功绩的同时,亦指出其戏曲史观不及吴梅先生之处,所论三点,颇有见地,既沿传统的“知人论世”之路,又有新见。因而,1981年邓君以此书二章作为硕士论文(名为《论吴梅的戏曲观》)在通过答辩后,获得专家首肯,遴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首届《研究生毕业论文选》(古代文学分册)中,唐圭璋教授在阅后亦曾赞许此文。又如对曾收入任中敏先生所编的《新曲苑》的《霜厓曲跋》,叶德钧亦颇多微词。但邓君在其所著中,专列一章论吴先生的戏曲批评,能不为仅执某些考证失当的小疵所囿,随意贬抑其价值,又评论吴先生戏曲批评的特点和优点,发见其光彩,以事实服人,以理服人。但是,邓著毕竟又不是辩难或翻案之作,其所求者是对吴先生及其成就的全面、公正的评价,因而对于了解吴先生及近代曲学,自是功不可没。

邓君的《吴梅研究》有什么特点与优点呢?

一、对吴梅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吴先生幼年专攻制举文,长又读史,于诗、词、古文无所不通,因而常对世以其为曲学专家而一笑置之。但吴先生自以《顾曲麈

谈》知名，延为北大教席之后，又确是毕生以曲学、词学的研究、教学、创作为业。所著有《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元剧研究》、《〈曲海目〉疏证》、《霜厓曲跋》、《南北词简谱》、《辽金元文学史》、《词学通论》等；剧作有《风洞山》、《菰弘血》、《轩亭秋》、《落茵记》、《绿窗怨记》、《湘真阁》、《无价宝》、《惆怅囊》、《东海记》、《双泪碑》等；又著有《霜厓文录》（未传）、《诗录》、《词录》、《曲录》。邓君在其所著中，对此亦相应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价。

应该说，从严格的意义讲，吴先生的《顾曲麈谈》、《曲学通论》等，都是立足于指示作曲者以途径，《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等作为论曲专著，因处于草创阶段，亦是泛论性的。但是，由于吴先生兼有学人与才人之长，集作曲、论曲于一身，且精通曲律，长于文词，所论、所作自不同于他人，对曲学的箇中三昧自有独得之秘。

邓著对吴先生论著不采用逐部、逐章评论法，而是重新构建体例，从四方面评述吴先生的曲学成就。其中《戏曲美学》分列五节，以吴先生著作中语为标题，分论吴先生对戏曲的历史地位、价值观念、创作主张、社会功能的认识，确能发见其中闪光的东西。又《戏曲创作论》亦从结构、语言、宫调、音韵、度曲、南北词作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总结，对先生论著价值的肯定，可说已无遗憾。同样，对吴先生戏曲史观、戏曲批评的论述和评价，也多能着力披拣，化零为整，建构体系，却又出之自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吴先生作为大学讲义的《词学通论》，亦能分为声律论、创作论、词史论、作家作品论四部分，加以全面论述。吴先生的某些观点，曾得到文学史专家的注意，并加以引用（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邓著中往往能进一步充分展开，并肯定其识见的价值。

对吴先生的剧作，邓著主要着眼于吴先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反清的政治态度，在“五·四”前后注目于女权兴起，及晚年追求艺术的臻于成熟，而分论其《风洞山》、《落茵记》和《双泪碑》，及《惆怅囊》等剧，并有体会颇深之处。

由于吴先生曲名最高,词名为次,诗名又次,但治曲又以戏曲为重点,故论其《诗录》、《词录》、《曲录》时,以《词录》为主。然而从所论所评中,读者足可见吴先生兼擅诸体、奄有众长的特点,可以不为那些对南社文学入之不深,却断之甚决者所惑,以见吴先生诗、词、曲的真面目和创作地位。

二、能从历史背景下充分展开论述,对吴先生作为旧戏曲(传奇、杂剧)创作的结穴者,和新曲学研究的开山者的地位,给予公正的评价。

吴梅先生是南社的主要作家,是南社戏曲创作的代表。与吴梅先生同时或稍前,尽管有梁启超、林纾等人都涉足剧坛,但他们都仅以曲为余事,且昧于音律,故难窥此道堂奥。吴先生由于生在昆剧故里,“四方歌者皆宗吴门”,从小深受濡染,作幕大梁时,深慕周宪王流风余韵,往往低回不能去,归吴后,潜心戏曲,与里老相问,尤其同“江南曲圣”俞宗海多有切磋,故自作能兼擅玉茗、吴江之长。邓著在评析吴先生所作时,不仅能着眼于剧作的有关时代背景、思想意义,而且能充分论述其艺术性,如对《惆怅囊》的分析,能与石巢、梨花相比拟,尤有其心得与深度。对吴先生作为挽昆剧厄运者,以《霜厓三剧》付之演出,与诸多曲社同仁努力钻研曲艺,对昆曲传习社热情支持,对这些历史功绩都多所肯定。

尤其值得指出:邓著对吴先生曲学的探讨和评价,更是建立在探析源流的基础上的。在写《吴梅研究》前,邓君通览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任中敏先生所编的《新曲苑》,对与吴先生同时的王国维、姚华等人的著作也曾深入研究,并对《元曲选》、《六十种曲》等多有涉览,做了近八十万字的资料卡片和笔记。其时吴先生本人著作新版尚未行,部分著作搜求不易,邓君蒐寻甚力,对吴先生主要的曲学、词学论著和剧作,都作了抄录,《诗录》、《词录》、《曲录》更是全部照抄。为写《吴梅研究》,直接与间接的笔录材料达百万字,五倍于此书。由于能充分掌握材料,了解我国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故对于吴先生继承前人、超迈前人之处能辨析较清,既

看到吴先生学习、吸收、沿袭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等著之处，又在纵向与横向比较中，肯定了吴先生的深有创获。

此外，邓著力求避免研究某人就抬高某人、压低他人之弊，在充分肯定吴先生的杰出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吴先生作为开山者的某些不足和失误，“不为贤者讳”的态度也应该说是可取的。

我自己是吴梅先生的弟子，邓君可谓再传弟子。回忆六十年前，先生曾对我这个年轻的穷学生寄予很大的期望，可惜我奔走衣食，蹉跎半生，老而无成。邓君是我十年前招收的第一届词曲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本《吴梅研究》的基础就是他倾注了三年心血的硕士论文。是书从草创到完稿，经过反复修改，为时更达十年之久。古人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就我自己来说，学业成就尚不及吴先生的十分之一，而邓君年富力强，专精词曲，已卓然有所树立，邓君是书之出，更可以告慰于吴梅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为序。

一九八八年元月 万云骏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目 录

序	(1)
一 吴梅的生平及为人	(1)
二 吴梅的戏曲美学与戏曲创作论	(21)
(一) 戏曲美学	(22)
雕绘物情,模拟人理,极宇宙之变态, 为文章之奇观	(22)
天然之文,反胜于乐官之造作	(25)
以今时之砌抹,演旧日之声容	(28)
用故事不可蹈虚,用臆造不可征实	(31)
感心脾—补风化—动观听	(36)
(二) 戏曲创作论	(42)
总以脉络分明,事实离奇为要——论结构	(44)
曲之胜场在于本色——论语言	(49)
方圆必资于规矩——论宫调、音韵、度曲和 南北曲作法	(54)
三 吴梅的戏曲史观与戏曲批评	(68)
(一) 戏曲史观	(68)
较深广地论述戏曲历史	(71)
较全面地评价戏曲遗产	(80)
较彻底的戏曲发展观	(85)

(二) 戏曲批评 (92)

详尽、客观、思想性、全局性

——吴梅曲评的特点 (92)

征实性、广泛性、真实性、剧场性

——评情节结构 (98)

从蒜酪到工丽——评戏曲语言 (103)

四 吴梅的剧作 (110)

(一) 反清的民族主义之歌

——评《风洞山》 (111)

揭示永历政权灭亡原因 (112)

葆扬正气 渲泄仇恨 (116)

强烈鼓吹民族主义思想 (120)

(二) 女权及其基础的探索

——论《落茵记》、《双泪碑》 (127)

(三) 前朝逸史 故事新编

——析《霜厓三剧》 (134)

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142)

抒情与剧情的紧密结合 (145)

性格语言与情节语言 (148)

五 吴梅的词论 (155)

(一) 声律论 (156)

关于“声”的见解 (158)

关于“韵”的见解 (161)

(二) 创作论 (163)

《指迷》“四则”为词学指南 (163)

立意与达意 (168)

择调与作法 (170)

从追琢求自然·····	(172)
(三) 词史论·····	(174)
论词的起源·····	(174)
论各代兴衰·····	(176)
(四) 作家作品论·····	(184)
评词确立三标准·····	(184)
全面评价苏辛派·····	(187)
深入分析疏与密·····	(188)
正确论列主要词人·····	(191)
六 吴梅的诗、词、散曲·····	(197)
(一) 吴梅的词·····	(197)
言志抒情之作·····	(197)
登临怀古之作·····	(202)
追忆悼念之作·····	(206)
吴梅词的艺术·····	(209)
(二) 吴梅的散曲·····	(215)
(三) 吴梅的诗·····	(222)
七 结语·····	(232)
后 记·····	(242)

一 吴梅的生平及为人

吴梅是与王国维齐名的曲学大师，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作家，是总结旧剧时代的代表者。

吴梅，字瞿安（瞿亦作臞、癯，安亦作庵、龢），一字灵鹑，晚号霜厓。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生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旧历七月二十二日庚午。

吴梅的曾祖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曾任翰林院修撰，浙江学政，湖南乡试正主考官，仕至礼部侍郎，卒于福建学政任上，年未六十。祖父吴清彦（小舫），举于乡，由荫官至刑部员外郎，四十二岁卒。父亲吴国榛（声孙），县府皆试前茅，二十二岁卒。母陆氏。

吴梅祖上虽以科目称吴中望族，然而自己的儿童时代却颇不幸。他三岁丧父，八岁嗣于叔祖吴长祥（吉云）为嗣孙，十岁丧母。二十四岁时嗣祖卒。

吴梅的曾祖父吴钟骏于道光壬辰（1832）以一甲一名登第。父亲吴国榛虽青年去世，然已有《尚絅堂骈文笺注》、《文选李善注所引书目考》、《冯梦亭义山诗笺纠谬》及《甓勤斋诗集》等著作。吴梅曾感慨道：“余少孤，不能躬承趋庭之教。稍长，读书亲串家，始知先君好读，著述甚富。家素贫。先君卒后，丛残遗稿，不知流落何所。楹书无多，已易饼饵。故先君所作，或久已沦失，亦未可知也。”（《瞿安笔记》）吴梅自八岁出嗣吴长祥后，始得嗣祖之教。吴长祥早年失学，十九岁从商，逢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辍，事平之后，其兄吴清彦（吴梅祖父）聘管财务，渐得温饱。吴清彦死后，往族主吴引之

家，亦管财务，历二十余年，至六十岁而罢。吴梅虽幼年时父母相继而亡，然而能得到嗣祖的照料与教育，后来曾非常感激地回忆道：“余之能读书，略知学问途径者，嗣祖吉云公之教也”（《日记》）。

吴梅十二岁从潘霞客（字少霞）读书，习八股文。潘霞客是荥阳人，其子潘承庠（养纯）与吴梅同学。吴梅起初不善于作八股文，常请潘承庠代笔，他后来曾回忆道：“余习八股，养纯喜读史。每遇作文日，余往往倩潘养纯捉刀。顾文中多用史事，吾师问余，余无以对，则篝灯重作”（《蠡言》）。他在遗嘱中也说：“少随荥阳师游，十二习举业，至十六岁不能终篇。师言于吉云公，谓：‘此子不堪读书，习商为是’。公舐犊恩深^①，不令习贾。时方读莒园制举文，忽来有悟，遂请于师：‘为文结构尽若是简易，余亦能步趋焉’。师曰：‘然，汝试为之’。因拈十题，命余仿作。余五日乃毕，师大异之，且曰：‘何一旦豁然也？’出应县府试，名列四五十左右。时瞿文慎公案临苏郡，余提覆被斥。吾师为余惋惜，余转读如也。及后李侍郎督学江苏，余以府元入泮，吾师已归道山，不及见矣”（见卢前编《霜厓先生年谱》）。可见，吴梅对少年时代老师和嗣祖的教育和恩情都是感受很深的。在嗣祖卒后次年他二十五岁时，于筑坟种树之后，曾写《北泾种树行》一诗，追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诗中充满对嗣祖的怀念和敬仰。诗中写道：

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母氏勤抚育，四序无笑颜。故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薄田未满顷，安足供三餐？公独请大母：此儿颇不顽，敢乞为我后，庶足娱老嫠。大母首屡颌，公亦心为欢。吾母厉清节，盛年两鬓斑，茹荼垂十载，抱恨入一棺。时余才十龄，积苦身益孱，公复调饮食，巢覆幸卵完。十二就外傅，耆儒荥阳潘。始习制举文，境窄心欠安，继读古文辞，下笔青眼看。十八游邑庠，老怀乍一宽，十九得廩饩，乳虎形桓桓。所惜踏秋闱^②，两度铩羽翰。公更抚我语：读书非求官，朝廷

方改革，新旧如转丸，愿汝守蓬荜，慎勿玷衣冠。我闻斯言泣，
悬知论不刊。从此名心淡，万事皆达观……

吴梅十五岁时初应童子试。次年再应童子试，提覆被斥。自此，虽犹习举业，但已注力于诗古文词。他曾在遗嘱中说：“余自提覆被斥后，即注力于诗古文词，文读望溪，诗宗选学。时无交友，所往还者，惟盛霞飞德熔而已。霞飞者，为乡先哲亢绸卿先生之外孙，得古文法于外家。时携所作，请益不少，君亦奖责不少贷。余得粗知义法源流，君之力也。”他后来虽学诗于陈三立，学词于朱祖谋，学曲于俞宗海，但“顾不如霞飞之勤且久也。”

吴梅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结婚，夫人邹瑞华，元和人，少吴梅一岁。两年后得子。

次年，吴梅十八岁，以第一名补长洲县学生员。是年春，潘霞客师卒。同窗潘养纯亦因丁酉(1897)年下第后，一直抑郁寡欢，与父潘霞客同年卒，吴梅作《哀养纯》诗以悼之。

同年，吴梅开始了戏曲创作，写成《风洞山》传奇，他在《例言》中说：“是编事实见瞿锡元所著《庚寅始安事略》。锡元为式耜后人，所言当有可信。余通本为目，悉据此以为排次”。“此本脱稿后，刘子子庚曾为我点板，黄子慕庵曾为我评文，翻新出奇，多有余意未逮者”。剧成之后，未谱曲。据其以后回忆所说：“余十八九岁时，始喜读曲，苦无良师以为教导，心辄怏怏。继思欲明曲理须先唱曲，《隋书》所谓弹曲多则能造曲是也。乃从里老之善此技者详细问业，往往瞠目不能答一语，或仅就曲中工尺旁谱，教以轻重疾徐之法。及进求其所以然，则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必问此’。余愤甚，遂取古今杂剧传奇，博览而详核之。积四五年，出与里老相问答，咸骇而却走”(《顾曲麈谈》)。可见，吴梅之精于曲学，还是以后的事。

十九岁那年，吴梅食廪饩(官府发给生员的膳食津贴)，应江南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第三场不进棚，未完试。二十岁时，再应

江南乡试，“是科既荐卷，以书‘羽’字不中程，被黜”（与卢前语，见卢前编《霜厓先生年谱》）。这就是“所惜踏秋闱，两度铩羽翰”的经历。是年，赴上海，于东文学社习日文。

1904年，吴梅二十一岁。《风洞山》传奇的《先导》及第一出《忧国》，刊于《中国白话报》第四、第六期。因排场近熟，后费时十二月之久以改定之。

次年，改作《苕宏血》传奇（初名《血花飞》，1903年作，黄摩西曾为之作序，因大父深怕此作招祸，于夜间密焚之，致不传），并有诗《草苕宏血传十二章，为戊戌政变死事六君作》。是年，应邑人冯自春、高梓仲之邀，往其创设之蠡墅小学堂。秋，黄摩西介绍其至东吴大学堂任教。

1906年，吴梅应高梓仲之请，以《板桥杂记》所载姜如须事，作《暖香楼》杂剧（后易名《湘真阁》）。是年撰《奢摩他室曲话》。

1907年，《暖香楼》在《小说林》第一期上刊出，《奢摩他室曲话》则于《小说林》第二、三、四、六、八、九期刊出。是年，为悼念秋瑾死难，吴梅作了《轩亭秋》杂剧，在《小说林》上刊出该剧《楔子》。是年十月，嗣祖吴长祥卒。由于女革命家秋瑾在这一年的七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陈去病准备在上海召开追悼会未成，于是又准备组织神交社。陈去病在《神州日报》上刊出了《神交社雅集小启》，文中回顾了明末复社、几社的盛况，指出清朝“文网日张”的高压政策对文人的压抑，明确表示要广结同志，以江南人士为基础，进而联络全国文人，广泛包括新、旧知识分子。八月十五日，吴梅同陈去病、邓实、黄节、沈昌直、刘三等，雅集于上海张园（一说愚园），实际上成为了南社最早的成员。

1909年，吴梅以外舅邹公荐，至开封作幕，留汴中三四月。开封之行的目的是“此行非求名，微尚抱夙昔。山川荡胸怀，文字或增益。幕中有余闲，更习计然策”。并预示妻子：“从来曳裾人，归途无厚装。纵使垂翅返，发篋多篇章”（《赴豫别家人》，见《霜厓诗录》）。回吴之后，在所作《岁暮返里与诸故人小饮》一诗中，表达了抑郁的

心情及对国事的隐忧，诗云：“北游意不欢，果应垂翅语。南来复不适，幸有知心侣。……瀛海环万邦，玉帛即刀俎。天门多貔貅^③，城社伏狐鼠。书生故步封，章句穷寒暑。岂知承明庐^④，未容我辈处。行役垂半年，隐患烛寰宇”。是年冬，南社正式成立，吴梅被邀入盟。

次年，吴梅任存古学堂检察官。此时，晚清著名词人、词学大家朱祖谋、郑文焯等客吴下，吴梅过从甚密，其遗嘱曾提到“词得彊村遗民（即朱祖谋）”，可见从朱处所获教益甚多。在是年所作的《读近人词集》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词的见解。校刻《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是年行世。

1912年，吴梅二十九岁，春，应聘执教于南京第四师范。次年，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记南京之游所见及感慨作《悲哉行》。诗中虽分不清弘光下殿后的满清屠杀和太平天国的十三载，一概斥之为“髑髅千万镇城郭”，也未能认识到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的正义性质，而有“南中雅重孙仲谋，河北况有袁本初”之叹，但是，他从“民间乃至无妻孥，千骑饱腾万骨枯”，痛慨南京城一再遭受兵燹杀戮之苦，对武夫们充满仇恨，对人民深表同情。诗中最后写道：“降此大戾彼丈夫，谁绘一幅流民图？凤凰台前啼鹧鸪，乌衣巷里巢鼯鼯。狐鸣篝火事已徂，只今元气何人扶？”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心情。所以，上年在南京所作的〔双调折桂令〕（壬子春过秦淮）中“吊长桥忘不得新亭烽火，渡青溪填不平故国风波”，引起“一时闻者皆惘惘”（见《年谱》），确是事非偶然。

在上海任教之余，为《小说月报》撰写《顾曲麈谈》，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专书，列入《文艺丛刊甲集》，销行至数十万册，后来商务又将它列入《国学小丛书》，自此，奠定了吴梅在曲学研究中的地位。《落茵记》在是年《小说月报》上刊出，并写成《绿窗怨记》传奇四十出。此后几年中，所作极盛。

1917年秋，吴梅应北京大学聘，教授古乐曲，次年兼北京高等师范课，在北大前后共五年。吴梅在北京期间，尤好搜求戏曲书

籍，“自丁巳以迄壬戌，六年所得，不下二万卷”（遗嘱，见《年谱》）。吴梅教学认真，对学生们寄予很大希望，他在〔正宫锦缠道·示北雍诸生〕的散曲中写道：“几年来、鸡鸣风雨相亲。数分斋、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春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英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见《霜厓曲录》卷一）。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回忆吴梅的授课：

其时白话之风潮未起，吾辈学生所欣赏者无非九经三史也，忽闻讲堂之上，公然唱曲，则相视而笑尔。是故先生口讲指画，虽历一年而不倦，而区区惰学者流，往往听讲未毕，已入睡乡。初不料数年之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且俱作国文课本，而当时懒听词曲之为不识时务者也”（孙世阳：《霜厓词录附跋》）。

可见，吴梅虽少习八股，苦读经史，但以后专攻词曲，独步前人涉足不多的俗文学领域，是很有眼光的。

到北京的第四年，吴梅三十七岁，开始写《南北词简谱》。三十八岁时，军阀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礼聘吴梅为秘书长，吴梅却其请。

1922年秋天，吴梅应东南大学之聘，举室南归。他在《南归曲》中写道：“铁崖来去未授官^⑤，自知骨相多清寒。此行但饮建业水，观棋莫再留长安”。

吴梅在东南大学时，曾作散曲〔仙吕解三酲·示南雍诸生〕，表达了自己不愿混迹官场，要热心培植人材的心愿，曲中写道：“露头角十年脱颖。耐心肠一纸虚名。……心如镜。不定要、高斋学士，好做个、本分书生”。“……读书人猜不透官场性。还是种桃李遍江城。便一盘苜蓿也值得通儒饱，三径蓬蒿只落得处士清。休争竞，待他年凭高北极，话旧南京”。

吴梅在东南大学四年半，主讲词曲，并任国文系国学研究会的指导员（该会成立于1922年秋），在该会十月二十日的第一次讲习会上，吴梅讲了《词与曲之区别》。担任该研究会指导员的，除吴梅外，还有陈钟凡、顾实、陈去病、柳翼谋。一九二六年，东南大学爱好词曲的学生组织词社，名“潜社”，取“潜心学问”之意，公推吴梅为首，该社断断续续活动了十余年，后集得《潜社汇刊》十二集。

吴梅在北京、南京二地执教最久，培养出学生亦最多。

1927年春，东南大学停办，吴梅举室回苏州。校订《奢摩他室曲丛》一百五十二种成，分散曲、杂剧、传奇三类，并作序，交商务印书馆。应中山大学聘，九月赴广州，因感生活不适应，于年底返吴。

次年，吴梅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东南大学易名为中央大学，复课，吴梅被迎归，遂兼南京、上海二地课。是年，《奢摩他室曲丛》初集、二集出版。该《曲丛》的第一集系宣统二年的木刻本，收有吴伟业的《临春阁》、《通天台》和吴梅自著的《暖香楼》。商务版影印《曲丛》的初集收嵇永仁《扬州梦》、《双报应》及沈起凤传奇四种，《二集》收朱有燬《诚斋乐府》二十四种及吴炳《粲花五种》。到1933年，三、四集均印就，因适逢“一、二八”战役，书及存版尽毁于战火，无法重印。

1930年，吴梅辞光华大学聘，仅在南京一地任课。是年，写成《高子勉题情国香曲》，合前作《香山老出放杨枝伎》，《湖州守乾作风月司》，《陆务观寄怨钗凤词》，总名为《惆怅囊》，前后历时十六年之久。夏，应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约，作《辽金元文学略》（后改为《辽金元文学史》）。年底，《曲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历时十年之久的《南北词简谱》脱稿。卢前所辑的《霜厓曲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年，为人作序颇多，因东北“九·一八”事变，作有《闻辽沈警讯》等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机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非仅《奢摩他室曲丛》三、四集刻版毁于战火，且吴梅留在